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雲麓漫抄卷四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高　中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雲麓漫抄卷四

宋 趙彦衛 撰

官府多用申解二字申之訓曰重凡以狀達上官必曰申聞施於簡劄亦曰劄子申呈然皆無重意解古隘切訓曰除聚而詞人上於其長曰解士人獲鄉薦亦曰得解皆無除去之義舉世咸用之政與歐陽子言打字同

版行東坡長短句賀新郎詞云乳燕飛華屋嘗見其眞蹟乃棲華屋水調歌詞版行者末云但願人長久眞蹟

云但得人長久以此知前輩文章為後人妄改亦多矣

宋景文公修唐書藁用表紙朱界貼界以墨筆書舊文傍以朱筆改之嘗見所修韓退之傳藁末云學者仰之如泰山北斗塗之改云景星鳳凰復塗之仍書泰山北斗字

刑統皆漢唐舊文法家之五經也國初嘗修之頗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時指揮如奴婢不得與齊民伍有奴婢賤人類同畜產之語及五代私酒犯者處死之類

不可為訓皆當删去

三禮圖出於聶崇義如爵作雀背承一器犧象尊作一器繪牛象而不知爵三足有雀之鬐鬛而實不類雀犧象皆作牛象形空其背腹以實酒今郊廟盡用此制而國子監所畫方州所用則從崇義說不應中外自為差殊

張忠文公叔夜嵇仲靖康間以南道總管知鄧州首提兵勤王以不推戴異姓取過軍前既議和傳到訃音云

靖康丙午閏十一月內提兵次安上門除簽書樞密院在國子監街東陶潛園子內住十二月二十五日京城陷以不推戴異姓取過軍前丁未年三月二十七日離京北去道中不食至白溝或曰過界河也仰天大呼遂不復語明日薨在易州孤山寨五月十六日也撞三程遂火化第六子仲熊字慈甫隨行祭祀丁巳年十一月十八日到東京相國寺慧林禪院後於天壽院前幕士馮眞家下戊午年十月十七日酉時葬於陽翟縣旌忠

功德墳寺及録到挽詩四首追授朝奉大夫汴京副留守賜紫金魚袋李儔二首聲名凛凛動寰區忠義存心老不渝奮不顧生惟盡節慮無遺策悉嘉謨獨提南服三千旅首冒重圍萬死塗時事已更身已逝惟將隂德付鵷鶵命世文章伯鴻樞柱石臣殞身因衛社嗣德豈無人丹旐西原路輀車萬里春一門蒙待遇徒有淚沾巾清河張孝純二首疇昔中朝士簪紳仰令名恩威彰輔郡忠孝衛都城許國志何壯為山功莫成西風故林

道蕭瑟感秋聲季世遭奇禍煩寃痛可論交情傷死別親屬慟遺言空想還家夢難招去國魂一朝成萬古斜日下平原李儔張孝純皆本朝舊臣視忠文公自當愧死何顔面復為此詩故書之以戒為臣之不忠者紹興間贈太傅謚忠文録用其子孫省劄云尚書省勘會到張叔夜靖康間勤王及以不推戴異姓取過軍前所有叔夜初除簽書樞密及罷政恩數難以引用別因事故殁壁革並特令給還事具列傳從弟克戩守忻州亦死事

贈延康殿學士諡忠確時一門死事者二人盛哉

自漢以來中國財用耗於邊惟東漢為甚叚熲傳云永初諸羌反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本規三年之費用五十四億後平東羌費四十四億袁安封事云漢之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向來議者但怪遺契丹之數多而不知漢之費尤甚

漢天子崩皆葬後祔廟畢新君即位於廟中始行以日

易月之制故葬日甚速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十三日惟哀帝最久一百五十日時王莽專政葬之遲速不較也

漢為吏長子孫居官為姓氏於夏侯嬰可見矣嬰自高祖起沛為太僕歷惠呂文三朝不改

地理家不知起於何時自黃帝令大撓定甲子以支干相配而分五行令地理家則有大五行之説如壬屬水地理家曰屬火之類參以人之姓歸五音分三十八將

山以定吉凶近年又多用郭璞錦囊先看山從何來得金山或木水火山土山各以五行生旺輪之吉方則要山高水來凶方反是復以七星配之謂之天星法又有用古青囊者只使三垣以壬亥為紫微垣丑艮為天市垣乙卯為天乙巽巳為六尚書丙巳為少微垣丙丁老人星辛酉為午太乙庚酉為天綱柄水出入俱無妨惟坤申是地母不可用皆非聖人卜其宅兆之意然世人貪於名利多惑其說

古人戴冠上衣下裳衣則直領而寛袖裳則裙秦漢始用今道士之服蓋張天師漢人道家祖之周武帝始易為袍上領下襴穿袖幞頭穿靴取便武事五代以來幞頭則長其脚袍則寛其袖今之公服是也或云古之中衣即今僧寺行者直掇亦古逢掖之衣

司馬温公作通鑑兩漢用荀悦袁宏漢紀唐用舊唐書故與漢書及新唐書語不同非不欲始於三皇五帝蓋周平王以來包春秋經不可損益又不欲繼獲麟貽續

經之譏故斷自命韓趙魏為諸侯然春秋以後事雜見於諸家而無統紀劉恕道原在局中探公意自三皇五帝接於通鑑為前紀其言曰魯隱之後止據左氏國語史記諸子而增損不及春秋則無預於聖人之經其書載三代事頗詳茍得大手筆稍删其冗附於通鑑與之並行上下數千年事如指諸掌司馬公與之作序亦此意也劉續改前紀作外紀然非通鑑外事蓋不欲先於司馬也

選人之制始於唐自中葉以來藩鎮自辟召謂之版授時號假版官言未授王命假攝耳國朝既收諸鎮權自一命以上皆注吏部選而選人有七階留守判官至觀察判官為一等今承直郎節度掌書記觀察度支使為一等今儒林郎防禦團練軍事判官京府至觀察推官為一等今文林郎防禦團練軍事推官為一等今從事郎縣令録事參軍為一等今從政郎試銜知縣知録事為一等今修職郎軍巡判官司户等參軍主簿尉為一等

今迪功郎宣和間方改從今制有舉官五員及六考以上無過許改入京官國初任子進士甚鮮内而侍從官常參官外而監司守倅皆得薦舉歷任及四考有舉官四員許改官增考為六考舉官為五人於皇祐罷常參官薦舉於康定罷知雜御史以上薦舉於治平罷通判薦舉於熙寧禁補發於乾道削薦紙嚴歲額於淳熙增教官添縣丞諸司屬官而員益冗舉削日減人有滯淹之嘆

臨安知府遷職至殿撰多兼工部兵部侍郎尚書蓋二部事簡故也雖出於近制然亦是故事開封尹自眞宗由此建儲不置尹改少尹作權知府以翰林學士之久次者兼之謂之省府學士若以侍從充知府則望重有事即得回奏自庶官進侍從則未免委曲應酬而權輕矣

紹興既講和務與民休息禁網濶疎富家巨室竟造房廊賃金日增庚午辛未年間知江陰軍趙雋之稍鐫房

金民間樂之相傳云有旨蠲減鎮江賣藥人高嵩年十九攜小刀假皂衫幞頭如京都親事官狀袖黄紙一紿府門子云秦太師令齎知府還轉文字來府中人欣然與之通傳時知府張楠才仲就便坐見之展刺拜謁如禮云太師有指揮乞退左右張揮去之嵩出袖中黄紙徐步展於側邊桌上籠手近前遂出刀刺之張皆避過微劃損面上又刺其頸張仰首刀自其吻過張齧住一指高負痛刀落巾為風飄出外虞候等入視見兩人相

持遂捕送獄鞫成具奏伏誅黄紙寫云鎮江府張楠違背聖旨不放房錢自後房緡頓減矣

徽廟既内禪尋幸淮浙嘗作小詞名月上海棠末句云孟婆且與我做些方便隆祐保祐之功葢讖於此諺語謂風為孟婆非也段公路北户録云南方祝船神名曰孟姥孟公梁簡文船神記云又呼為孟公孟姥劉思貞云元寘為水官死為水神寘孟聲相似即元寘也

王荆公之生也有貛出於市一道人首常戴花時人目

為戴花道人來訪其父曰此文字之祥是兒當之他日以文名天下因述其出處甚詳俟至執政自當見之荆公父書於册後休證不少差荆公甚神之洎拜兩地戒閽者有戴花道人來不問早暮即通一日道人果來荆公見之述父所記渴見之意道人曰自此益得君謹無復雠荆公叩之曰公前身李王也戒之遂辭去出戴花道人傳

高宗即位初隆祐送小冠曰此祖宗閒燕之所服也蓋

國朝帽而不巾燕居雖披襖亦帽否則小冠宣政間人君始巾在元祐間獨司馬温公伊川先生以孱弱惡風始裁皂紬包首當時只謂之温公帽伊川帽亦未有巾之名至渡江方著紫衫號為窄衫盡巾公卿皂隸下至閭閻賤夫皆一律矣巾之制有圓頂方頂塼頂琴頂秦伯陽又以塼頂服去頂内之重紗謂之四邊淨外又有麵袋等則近於怪矣魏道弼參政欲復衫帽竟不能

宣和以前士大夫輩行相等皆稱字雖通上官亦不過

呼若大夫以上只云運判大夫之類秦忠獻與人簡尺多云丈世俗傚之雖貽晚進書亦云丈知州以上則稱朝議以下皆學士秦虆臣寮論列未幾昔日之朝議進而為太中學士進而為朝議近年尤甚知州而上皆有太中通奉之稱矣

古尺牘之制某頓首或再拜或啓唐人始更為狀末云謹奉狀謝不宣謹狀或云謹上狀不宣謹狀月日某官姓名狀上某官北夢瑣言云唐盧光啓受知於租庸使

張滫滫出征并汾盧為致書疏凡一事別為一幅後不聞他人為之唐末以來禮書慶賀為啓一幅前不具銜又一幅通時暄一幅不審邇辰頌祝加餐此二幅每幅六行共三幅宣政間則啓前具銜為一幅又以上二幅六行者同為公啓別疊七幅

嘗秦忠獻當國有投以劄子者其制前去頓首再拜而後加右謹具申呈月日具官姓名劄子多至十餘幅平交則去申字慶元三年嚴疊楮之禁祇用三幅云後又

祇許用一幅殊為簡便

國初公狀之制前具官别行叙事後云牒件狀如前謹狀宣和以後始用今制前具官别行稍低叙事訖復别作一行稍高云右謹具申聞謹狀

國朝印制仍唐舊諸王及中書門下印方二寸一分樞密院宣徽三司尚書省諸司印方二寸惟尚書省印不塗金節度使印方一寸九分塗金餘印方一寸八分觀察使印亦塗金又有朱記以給京城外處職司及軍校

等其制長一寸七分廣一寸六分今之印記多不如制軍校印尚有存者蓋可考也

紹興初嘗獲北方探事人云北人用兵多用鋭陣一陣退復一陣來每一陣重加一陣重兵既多即作圓陣以旋敵人若敵人復作圓陣外向即下馬步戰待其敗走即上馬追之自用兵以來如此

紹興中軍旅之興急於用度度牒之出無節上户和糴所得減價至三二十千時有無路不逢僧之語覺果了

諸人皆青出藍者每人會下不啻一二千人徜徉江浙間士夫富室巨家為之傾動小民亦信向佛法之盛無出斯時東坡云殆非浮屠氏之福者是也果之南遷亦坐此後禁度牒二十餘年間僧徒消爍殆盡福建諸寺多用保甲看管今度牒賣八百貫人競買之守之以堅貞良法也

古者馬以駕車非朝臣正禮也宣帝時韋玄成以列侯侍祠孝惠廟晨入廟天雨淖不駕駟馬車而騎至廟下

有司劾奏等輩數人皆坐削爵唐睿宗時太子將釋奠有司草儀注從臣皆乘馬著衣冠左庶子劉子元曰古大夫乘車駕馬騑服魏晉朝士駕牛車李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則鞍馬行於軍旅戎服所便江左尚書即乘馬御史治之顔延年罷官騎馬出入世稱放誕自唐迄本朝却以乘馬朝服為禮如入朝及謁廟先乘車至門外換馬入宮門若從駕則宰執侍從官皆騎從南郊祀上帝則宰相騎導以此言之古以乘車

為禮騎為不敬今人以騎為禮乗車為不恭古今異宜如此

漢以丞相御史為兩府杜延年傳與兩府及廷尉分章趙充國傳兩府白遣義渠安國行視諸羌是也本朝自改官制以少師少傅少保革太尉司徒司空宣政間改武官又以太尉為武階之長為眞兩府蓋比參政樞密也自五代以來尚書省為東府樞密院為西府自是參樞亦云兩府也而太尉即呼為兩府太尉云

陸羽茶經云江左近日方有蠟面之號李氏別取乳作片或號京挺的乳及骨子又云浙西湖州為上常州次之湖州出長城今長興顧渚山中常州出義興今宜興君山懸脚嶺北岸下唐重修茶舍記貢茶御史大夫李栖筠典郡日陸羽以為冠於他境栖筠始進故事湖州紫筍以清明日到先薦宗廟後分賜近日紫筍生顧渚在湖常間當茶時兩郡太守畢至為盛集見蔡寛夫詩話玉川子謝孟諫議寄新茶有手閲月團三百片又云天子

須嘗陽羨茶則孟所寄乃陽羨茶也又湖守袁高詩云
擣聲昏繫晨衆功何枯櫨則陽羨又知是餅茶不特始
於李氏也袁詩又云黎氓輟耕農採掇實苦辛一夫且
當役盡室皆同臻捫葛上欹壁蓬頭入荒榛終朝不盈
掬手足皆鱗皴悲嗟遍空山草木為不春陰嶺茶未吐
使曹牒已頻今人不復為餅豈坐是耶
今有蠟梅按山谷詩後云京洛間有一種花香氣似梅
花亦五出而不能晶明類女功撚蠟所成京洛人因謂

蠟梅木身與葉乃類蒴藋竇高州家有一叢能香一園王立之詩話云蠟梅山谷初見之戲作二絶縁此盛行於京師詩云金蓓鎖春寒惱人香未展雖無桃李顔風味極不淺體熏山麝臍色染薔薇露披拂不滿襟時有暗香度

山谷山礬花二首序云江之南野中有一種小白花木高數尺春間極香野人號為鄭花王荆公嘗欲求此花栽作詩而陋其名予請名曰山礬野人採鄭花葉以染

黄不借礬而成色故名山礬海岸孤絶處補陁落伽山譯者以謂小白花山予疑此山礬花爾不然何以觀音老人堅坐不去耶杜淵釋之云此詩及序皆以山谷手迹校過近世曾慥端伯作高齋詩話云唐人有題唐昌觀玉蘂花詩云一樹瓏璁玉刻成飄廊點地色輕輕今瑒花即玉蘂花也介甫以比瑒謂當用此瑒字蓋瑒玉名取其白山谷又更其名為山礬謂可以染也盧陵段謙叔家有楊汝士與白二十二一帖唐昌玉蘂以少故

見黄耳自來江南山山有之土人取以供染事不甚惜也則知瑒花之為玉蘂斷無疑矣詩云北嶺山礬取意開輕風正用此時來平生習氣難料理愛著幽香未擬回高節亭邊竹已空山礬獨自倚春風二三名士開顔笑把斷花光水不通則知二花因山谷而名始著

水仙花有單葉者有千葉者楊誠齋云世以水仙為金琖銀臺蓋單葉者其中真有一酒琖深黄而金色至千葉水仙其中花片捲皺密蹙一片之中下輕黄而上白

如染一截者與酒盃之狀殊不相似安得以舊日俗名辱之要之單葉者當命以舊名而千葉者乃真水仙云

薤葉葱根雨不差重鬚風味獨清佳薄揉肪玉圍金鈿淺染鵝黄剩素紗臺琖元非千葉種丰容要是小蓮花向來山谷相看日知是宅家是當家

晏元獻公鹿葱花詩云宫后扇開青雉尾羽人衣剪赤霜文農皇藥録真無謂不向萱叢辯糾紛注云本草經云萱一名忘憂一名鹿葱今驗此花中有鹿斑文與萱

小同而大異其開花亦不並時則知當以有鹿斑文者為鹿葱無斑文者為萱云

李衛公草木記有永嘉之簇蝶今此花來於浙東四布如蝶中有攢蘂晏元獻云疑是簇蝶也公有玉蝴蝶詩注此於下蘇子由又有萬蝴蝶花詩云誰唱殘春蝶戀花一團粉翅壓枝斜美人懶向釵頭插猶恐驚飛避鬢鴉則知簇蝶萬蝴蝶即今之玉蝴蝶也

今人用摺疊扇以蒸竹為骨夾以綾羅貴家或以象牙

為骨飾以金銀蓋出於高麗雞林志云高麗疊紙為扇銅獸㕓環加以銀飾亦有畫人物者中國轉加華侈云

字有二義二十冠而字禮成人之道也儀父子奚是已五十有伯仲之字檀弓謂周道也仲遂叔肸是已今人不復列即冠而便加伯仲非禮也

金石刻蓋欲傳久故必擇石之良者嶧山碑云刻此樂石說者以謂石之可以為樂如泗濱浮磬之類近地惟吳縣之太湖鉛山石最佳浙東石多帶砂刻則費刀印

多則字邊倒頓失字體嘗見會稽禹廟一碑無字脉絡凸起甚奇古背有宣和間人刻字云初過時見有字今重來字皆剥落恐後人疑作古碑非也碑額乃南朝人字體後台州軍資庫前一碑下一分已剥落無字正與禹廟碑相似上二分則有字乃是石之成層者縁打多震起故余刻台州登瀛圖取太湖石既堅且瑩擊之有聲郡人以為奇云

漢郡守權重據數千里之地官屬皆自辟置生殺亦自

已出故唐高祖易郡為州置刺史凡前日郡守之制皆不可用至中葉置節度以統之權反甚於漢之郡守五代其權為尤重藝祖盡收節度使歸京師授以虛名而賦厚禄命朝臣出知州事則前日節度之制亦不可用復置轉運提刑為監司以督察之其法暗合於唐而制御之術益盡善矣

建康經圖有孔子巷晉孝武太元十一年立宣尼廟後移廟過秦淮水北以舊處為孔子寺巷曰孔子巷今平

江府亦有孔夫子巷蓋崇觀間興三舍於此建長洲縣學後罷舍法學亦廢今基址如故地則歸臨安裴氏目為孔夫子巷嘉泰改元郡立坊名不知考此遂榜為孔聖坊大抵南中言孔夫子巷者皆此義正如道家說黄帝凡山水聳秀皆云黄帝於此上升曾不知黄帝未嘗南遊也

柩之有旐禮曰死者不可别已故以其旗識之古人施於柩側近俗多用竹懸出於屋陰陽家從而附會之以

為死之魂悠揚於太空認此以歸如浙東溫台以至江東諸郡兼採釋氏之論從而易為旛植巨木高入雲表苟多子則立旛相接尤可怪

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四分度之一者以一日分為四分日之一分也每月行二十九度半餘則十二月計行三百四十八度又加十二半餘總六度計成三百五十四度所剩小月餘度六日并五日及四分度之一六日共十二日以起閏月一月一周天又二十九度半遂與日會且月以二

十九日過半而日不可分故兩月各以二十九日半通一月作小一月作大也太玄八十一首每首當四日半七百二十九贊每日當二贊計七百二十九贊只當三百六十四度之半欠半度并四分度之一計欠三分將踦贏二贊足其數成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據每贊當一日二贊計四分分却剩了一分老蘇自為加分之法將踦贏二贊除去却將踦贏所加四分分作一百八分又開作四分每分當二十七除去一分外所存三分

有八十一分每首加一分則與周天數合

古者於宗廟之祭蓋九獻始作樂九變以降神尸在室中王用圭瓚酌鬱鬯灌於地求神而后以璋瓚酌鬱鬯以亞灌王乃迎牲於廟門之外而大夫贊幣從牲祝則迎尸出於堂户牖間之位后先薦籩豆八於前而王麗牲於碑射而殺之以毛告純以血告殺然後鮮爲七體腥之以獻王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后亦以玉爵酌醴齊以獻尸用酌獻尊此之謂朝踐則朝事之籩是也

饋食朝踐之後體解其犬豕牛羊烹而熟之將獻之時后又先薦籩八豆八以配王之薦熟尸未入室之前王與后再酌醴齊以獻謂之饋食既訖后又獻加籩八加豆八而王又酌以酳尸后亦從王酳尸此之謂加籩之實而羞自此進矣既酳而后又獻羞籩八羞豆八而諸臣進以酳尸焉故王與后各一灌而三獻與諸臣之酳是為九祭太祝又索祭於祊樂舞入以樂皇尸兼作六代之樂遂行加爵為旅酬之始加爵者太子三公之長

一人九卿之長一人各行一加爵復有三獻若祭天則七獻漢世五供但一獻人主即坐於東廂後世雖備三獻但責之有司而王后不預

古人多自稱下官見於傳記不一葢漢晉諸侯之國並於其主稱臣宋孝武孝建中始有制不得稱臣止宜云下官文選江文通詣建平王書是也今人猶有言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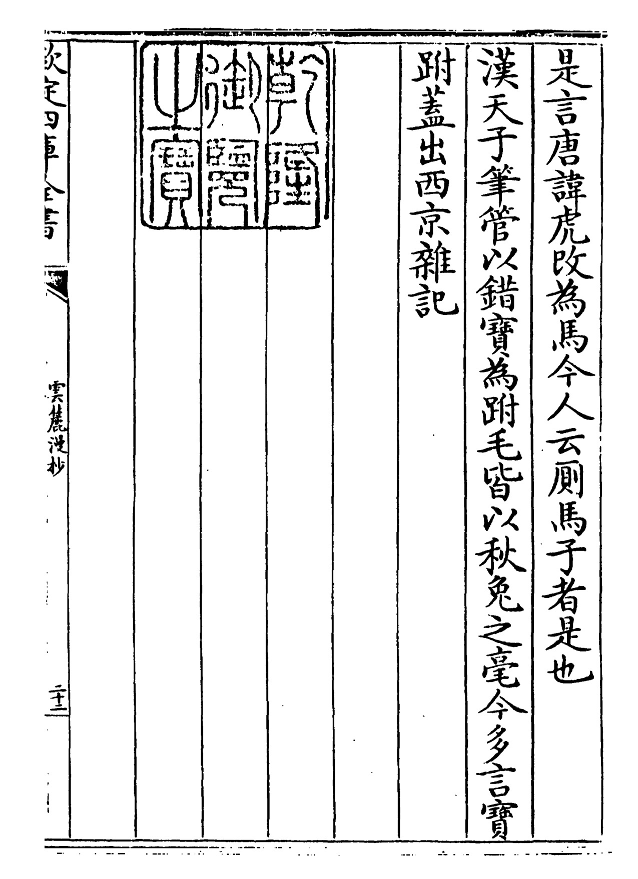
使臣之義始於藩鎮國初武官處以三班號祇應官有左右班供奉班是也太宗以其資品少又創三班借職

三班奉職左右侍禁左右班殿直東西頭供奉官有司號為小使臣內殿崇班內殿承制為大使臣宣政改制易為郎使臣之名不改二字害義為多即與漢晉諸侯王得臣其境內一同況此自是王官而稱於比肩事主之人尤礙理

西京雜記李廣與兄弟共獵於冥山之北見卧虎射之即斃斷其髑髏以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溲器示厭辱之也故漢人目溷器為虎子鄭司農注周禮有

是言唐諱虎改為馬今人云厠馬子者是也

漢天子筆管以錯寶為跗毛皆以秋兎之毫今多言寶跗蓋出西京雜記



雲麓漫抄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雲麓漫抄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羅錦森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苗序洙

雲麓漫抄卷五

宋 趙彦衛 撰

本朝凡前代僧寺道觀多因郊赦改賜名額或用聖節名如承天壽聖天寧乾寧之類是也隋唐舊額鮮有不改者後來創建寺多移古名州郡亦逼於人情往往曲從豈有勑賜於彼而臣下可移於此特不思耳甚至富民功徳寺皆有名額申令兩府以上得造功徳寺賜名往往無力為之反不若富民也

酈道元水經注云吳興郡吳郡會稽郡謂之三吳漢順帝永建中陽羡周嘉上書以縣遠赴會至難求得分置遂以浙江西為吳以東為會稽

錢塘地理志曰會稽西部都尉治又錢塘記曰防海大塘在縣東一里符郡議曹華信家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一斛土者即與錢一千旬月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而不復取於是載土石者皆棄而去塘以之成故改名錢塘張君房辨錢塘引十三州記云杭州

武林山高九十二丈周回三十里在錢塘縣西南十二里靈隱寺正坐其山寺之東西澗二水東龍源横過寺前即龍溪也冷泉亭在其上西曰錢源其流洪大下山二里八十步過横坑橋入於錢湖蓋錢源之聚滀也錢湖一名金牛湖一名明聖湖湖有金牛遇聖明即見故有二名焉錢湖即本名也今萬松嶺下西城第一門曰錢湖門可驗其實行次北第二門曰湧金門即金牛出見之所也第三門曰錢塘門乃縣廨在焉蓋自前古以

來居人築塘以備錢湖之水故曰錢塘與圖經不同

北人諺語目胡孫為馬流交廣志馬文淵立兩銅柱於林邑岸北有遺兵十餘家不反居壽冷岸南而對銅柱悉姓馬自相婚姻交州以其流寓號曰馬流歷年既長人物與之俱化語言啁哳故取譬云

魏道河東郡郡多雜流徙民有劉墮者工醸王公庶友牽拂相招飲每云索郎有顛思同旅語索郎返語為桑落也桑落酒名今僧徒飲酒亦有廋語呼為般若湯又

云不呰言不揖而徑飲也

夫子之門受業身通六藝者三千人列於四科者十人此見於經者也後世乃有七十二子之說質諸傳記既非夫子之言又且多寡不同劉歆謂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揚雄謂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司馬遷夫子世家謂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文翁孔子廟圖東京肅宗安帝幸闕里之所祀是也有多至七十七人者史記仲尼弟子傳家語仲尼弟子解是也開元禮用此數而去

取復不一琴張申棖林放陳亢蘧瑗不在録國初斷以
七十子之説取琴張等五人而公夏守等十人復不預
大觀四年始參定弟子名宋公夏字子乗后處字子里
公肩定字子仲顔祖字子襄鄡單字子家罕父里字子
章秦商字子丕厚元字子籍樂顔字子聲唐會要開元
禮互見之悉贈侯爵葢嘗考之史記家語之所均無者
四蘧瑗林放申棖琴張史記之所無家語之所有曰陳
亢琴牢家語之所無史記之所有顔何秦商蘇子由作

古史有云史記家語二書既不可偏廢而琴張陳亢又見於論語此言為當故并録之凡七十九人

光武二十八將前史以謂上應列宿求其當於機會者不過九人耳如鄧禹馮異之殄赤眉寇恂之破朱鮪耿弇之戮張步賈復之誅五校岑彭吳漢之平公孫邳彤之守信都此七事一失不可其他臧宮之徒特小才耳

漢高之興郡臣來從者其名非一以中涓以令史以舍人以將屬以客以廐將以將軍以職志謁者以執盾以

特將以卒以左令尹以中衛以門尉以連敖以騎都以
執盾隊史以中涓騎以中將以中謁者以騎士以郎中
騎將以弩將以客吏以右司馬以騎司馬以車司馬以
軍匠外又有以趙將以越戶將以越隊將以河南將軍
以魏太僕以曲城戶將以燕將軍以梁將以趙衛將軍
以趙羽林以齊將以燕令以燕相以荆令尹以楚將以
魏郎以越連敖以故羣盜長從名稱古稱散在表傳
平江有張省幹者病傷寒眼赤舌縮有膏唇口生瘡氣

喘失音臟腑利已數日勢甚危此證傷寒家不載諸醫皆欲先止臟腑忽秀州醫僧寶鑑大師者過投以茵陳五苓散白虎湯而愈諸醫問出何書僧曰仲景云五臟實者死今賴大腸通若更止之死可立而待也五苓以導其小腸白虎以散其邪氣諸人始服

陳吉老淮人業醫名動京師開封有富人祇一子忽見正物皆以為偏凡几案書册之類排設整齊必更移令斜自以為直以至書寫尺牘莫不皆然父母甚憂之歷

聘醫者皆不曉人以吉老為言遂攜子致懇既告退獨留其子父恠久不歸遣人詢之則曰已辦筵設矣聲樂頗盛酬勸無筭酣醉乃罷置卧轎中使人扛之高下其平常令傾側展轉久之方令登榻安寢達旦酒醒遣之歸前日斜側物皆理之使正父母再三試之病已脫然矣翁媪厚為之謝且問治之之方吉老云令嗣無他疾醉中嘗悶倒有肝一葉搭在肺上不能下令復飲之醉則肺脹展轉之則肝亦垂目視自如舊矣後過南方紹

典中名傾浙右

唐人書皆有楷法今得唐碑雖無書人姓氏往往可觀說者以為唐以書判試選人故人競學書理或然國朝亦重楷法如歐陽永叔蔡君謨諸公是也自蘇黃米一洗翰墨蹊逕而行書多矣

禮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又曰寢不踰廟士大夫建大第至祖考則舍之廡間今州郡亦古之侯國郡齋無不壯麗未有一州有太守家廟者蓋習俗所移不以

為怪或以為未頒廟制在仁祖時嘗議立郡臣家廟以議襲爵不定而止若必待襲爵而後立廟祖考之得祀者葢鮮矣况政和五禮新儀已有定制唐以前士大夫之家無有不立廟者王珪自奉甚薄不立家廟太宗為立廟以媿之則不待朝廷立廟明矣自唐中葉藩鎮跋扈朝廷為覊縻之術故賜第京師立家廟命詞臣為碑或賜鐵券詎可自處於此而為例耶

春秋時縣大而郡小有曰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是

也至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甘茂謂秦王曰宜陽大縣名曰縣實郡也

今之州通判葢秦郡監隋郡通守之比故今人亦有言監郡者若用司馬別駕事不親切矣

石頭城有二又有石城鍾阜龍蟠石城虎據此金陵之石頭城也梁蕭勃父子余孝頃所據此豫章之石頭城也江彦章為豫章石頭驛記引洪喬附書投諸水事乃金陵之石頭周美成作西河詞有云莫愁艇子誰繫此

郢州之石城皆誤用莫愁郢人古樂府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道莫愁來人不知考

婦謂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壻謂婦之父曰外舅婦之母曰外姑子謂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姊妹亦曰姑皆言與父母行同故也今人呼妻兄弟却曰舅妻父曰丈人至有與壻書自稱曰丈人者不亦陋哉泰山下有丈人山或又稱之曰泰山

周官其屬皆六十今有不止六十者蓋冬官之屬雜於

五官中如染人等是也以是知冬官亦非全闕
漢縣有廷掾監鄉五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
隋改尉為縣正唐置七司一如郡制丞為副貳如州上
佐主簿上轄如録事參軍其曹謂之録事司司功以下
有六曹尉分掌之如州判司總為七曹今江西尚有呼
縣尉為户尉者沿唐故也
天寶七年九月勑五品以上正員清官諸道節度使及
太守等並聽蓄絲竹以展懽娱行樂盛時式覃中外至

八年六月勑其南口給使王公家不得過三十人職事官一品不得過十人三品不得過八人四品不得過六人五品不得過四人京文武清官六品七品不得過二人八品九品不得過一人天寶之時尚知有限制豈可不為之禁哉

先主紀十二年先主屯樊不知曹公卒至至宛乃聞之遂將其衆過襄陽諸葛亮說先主攻劉琮荆州可有先主曰吾不忍也關公傳先主為漢中王拜公為前將軍

假節鉞是歲公率衆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漢水汎溢禁所督七軍皆沒劉表傳代王叡為荆州刺史是時山東兵起表亦合軍襄陽表顧問蒯越越曰兵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定後表為鎮南將軍荆州牧張濟引兵入荆州界攻穰城孫堅傳初平三年袁術使堅征荆州擊劉表表遣黄祖逆於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追渡漢水遂圍襄陽單馬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又魏武故事載令曰楚有江

漢山川之險後復先疆與秦爭衡荆州其故地也今江漢之北有樊鄧二城張濟犯穰城已謂入荆州界則南陽亦荆州隸也要之江陵襄陽俱是荆州要地東漢末分天下為州如唐之道本朝之路非如今之州但指一郡言也是時荆州牧治襄陽猶今之帥府治某州今之荆南東漢而來或謂之江陵或謂之南郡

聲撲食物法有禁惟元正冬至寒食三節開封府出榜放三日或以數十笏銀或以樂藝女人為一擲其他百

物無不然非如今常得夆撲也

漢制自中二千石至百石為十二等魏更為九品梁為十八班陳復為品後周更為九命隋復為品逮今不改

代言之職西漢多命文士視草司馬相如等是也東漢則尚書郎主作文書起草漢儀曰尚書郎初從三署詣臺試初上臺稱守尚書郎中歲滿稱尚書郎三年稱侍郎魏晉以來中書監令掌贊詔命記會時事典作文書魏孝文謂高閭曰卿為中書監職典文辭若情思不至

應謝所任以其地在樞近多承寵任謂之鳳凰池齊有中書通事舍人後去通事直曰中書舍人專掌詔誥兼呈奏之事自是詔誥之事舍人專之又王獻之為中書令啓琅邪王為中書監表曰中書職掌詔命非輕才所能獨任自晉建國嘗命宰相參領中與以來益重其任故能王言彌徽德音四塞則亦宰相之任也至唐置翰林學士以文章侍從本朝因之翰林學士司麻制批答等為內制中書舍人六員分房行詞為外制云

杜詩云脫身簿尉中始與箠楚辭韓昌黎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箠楚塵埃中姜皎為祕書監杖死周子諒為監察御史以言事杖於朝堂代宗命劉晏考所部官吏刺史有罪五品以上繫劾六品以下杖然後奏不特判司卑官也本朝待士大夫有禮自開國以來未嘗妄辱一人惟犯贓罪或死或黥非常法自陞朝官以上還朝則有朝集院處之差兵士隨直其愛惜人才如此

秦起西戎所用之禮則從其國俗自襄公列為諸侯以

為主少昊之神作西畤祀白帝牲用騂駒黄牛羝羊文公作鄜畤後又有吳陽武畤密畤等四仲之月祠畤駒四匹木寓龍一駟木寓車各一漢高祖增北畤文帝增五畤路車各一乘駕被具武帝常三歲一郊又薦五畤各加一牛以燎亳忌太一所用雍一畤物加醴棗脯殺一犛胙餘皆燎之大初以來又以木寓馬代駒河間獻王採三代禮獻之卒不用元帝罷諸淫祀四百七十所立南郊大風壞竹宮復五畤丞相衡議復長安郊祀新

菸天地合祭有夫婦同牢之說光武中興東平王蒼又
請復古禮雖為圜壇而多采用前漢故事以正月上辛
祠南郊次北郊明堂高廟世祖廟目為五供考其祀儀
晝漏上水大鴻臚設九賓隨立寢殿前鐘鳴引客就位
乘輿自東廂下太常導出西向拜止旋升阼階拜神退
坐東廂西向侍中尚書陛者皆神座後公卿謁神座太
官上食太常樂奏食舉禮樂闋君臣受賜食畢郡國上
計吏占穀於神前魏晉始定南北郊以後稍稍用古禮

皇帝一獻再拜受福禮畢器席有司燒埋之宋文帝元嘉中始復三獻之禮寓龍馬即古之明器自周亡至元嘉而祭禮稍如古其間豈無賢良儒學之士卒不能正二王請復古禮而莫之能行習俗移人如此古之明器神明之也今之以紙為之謂之冥器錢曰冥財冥之為言本於漢武紀用冥羊馬不若用明字為近古云

司馬遷易編年為紀傳成一家之書自後史官莫不踵之然業鉅事繁鮮有獨成一書者司馬旣歿之後十篇

缺焉今景紀武紀禮樂兵書將相年表日者傳三王世家龜策傳等皆非遷筆而褚先生之功為多班彪又取司馬史起高祖至王莽誅為漢書未成而子固續之五行志皆劉歆洪範傳古今人表亦後出范曄成後漢書而諸志皆劉昭補注太宗命房玄齡褚遂良撰晉書遂奏許敬宗來濟陸元劉子翼令狐德棻李義府薛元超上官等分撰以臧榮緒晉書為主文駢儷惟李淳風明星歷所修天文律歷五行三志有法太宗自著宣武二

帝及陸機王羲之四論故題曰御撰本朝修唐書曾魯公提舉歐陽公分修帝紀宋祁公修列傳而志表乃范鎮王疇宋敏求呂夏卿劉羲叟分修今觀百官志乃唐六典地理志乃十道志禮樂志乃開元禮云

唐史好用叵字音頗不可也　南史好用便字

本朝軍制有殿前司侍衛親軍司殿前司有殿前都點檢都副指揮使都虞候都點檢太宗嘗領後不置侍衛親軍司亦有都副指揮使都虞候馬軍都指揮使步軍

都指揮使雍熙以來田重進傅潛王超為侍衛親軍都
虞候後遷副都指揮使自超罷不除人只置侍衛馬軍
步軍都校始分為三號曰三衙殿前司蓋唐之十六衛
侍衛親軍唐之六軍也
禮部韻畧始於科舉用律賦取六經中字為之故曰畧
紹興中黃啓宗又取六經諸子史常用字為獻元降指
揮令附於禮部韻畧之後令學者通知淳熙重刊韻畧
則分入於逐韻之末既無明文許用舉子多不敢使然

其間有礙理者如齊字子兮切禮地氣上齊云當於躋字下亦作齊秎字與穄同至于秎案云當於穄字亦作秎如此之類甚多殊不知二字只有此出處豈可因此借用遂改齊秎作躋穄用之也若云一作則可矣此乃黄啓宗自媒之文非取名禮部韻畧之意也

予家有米元章評書云善書者歴代有之梁武帝評書從漢至末梁得三十四人襄陽米芾評書隋唐及今又得一十四人僧智果書雖骨氣清健大小相雜如十五

貴人謂偏性方循繩墨忽越規矩褚遂良書如熟戰御馬舉動從人意而別有一種驕色虞世南書如學術休糧道士神氣雖清而體勢瘦困歐陽詢書如新瘥病人顏色憔悴舉動辛苦柳公權書如深山得道之士修養已成神氣健無一點塵俗顏眞卿書如項羽掛劒樊噲排突硬弩欲張鐵柱𡻕立昂然有不可犯之色李邕書如乍富小民舉動{山冰}強禮節生疎徐浩書如蘊德之士容顏溫厚舉措端正體氣純白沈傅師書如龍游天表

虎嘯溪傍神采自如骨法清虛周越書如輕薄少年舞劒空健而鋒刃交加錢易書如美丈夫肌體充悅而神氣清秀蔡襄書如少年女子體態妖饒行步緩慢多餌鉛華蘇舜欽書如五陵少年訪雲尋雨駿馬春衫醉眠芳草狂歌翫樂張友直書如宮女揷花嬙嬪對鑑端正自照别有一種情態繼其人者襄陽米芾也

今人目錢有文處為字背為漫按漢書大宛傳錢文為王面幕為夫人面荀悅云幕音漫無文也張晏云錢之

文面作人乘馬錢之幕作人面形韋昭云幕錢背也包
愷音漫史記亦云
諸侯年表天子加惠使諸侯得推恩分子弟國邑淮南
王安傳孽子不害最長不害子建父獨不得為侯顯宗
初即位賜爵人二級爵過公乘得移與子若同産子隨
州有後漢修義井記悉列出錢人姓名云五大夫某郡
某錢若干凡六七十人下列分子某郡錢若干亦數十
人五大夫秦漢爵但分子不曉其義豈五大夫爵高不

許遷得如諸侯王及顯宗時公乘以上移與子謂之分子乎當有曉之者

優人雜劇必裝官人號為參軍色按西京雜記京兆有古生嘗學縱橫揣摩弄矢摇丸摴蒱之術為都掾史四十餘年善訕謾二千石隨以諧謔皆握其權要而得其歡心趙廣漢為京兆下車而黜之終於家至今排戲皆稱古掾曹又樂府雜録漢館陶令石耽有贓犯和帝惜其才免罪每宴令衣白衫命優伶戲弄辱之經年乃放

後為參軍本朝景德三年張景以交通曹人趙諫斥為房州參軍景為屋壁記曰近到州知參軍無員數無職守悉以曠官敗事違戾攺教者為之凡朔望饗宴使預焉人一見必指曰參軍也倡優為戲亦假為之以資玩戲今人多裝狀元進士失之遠矣

東坡四月十一日食荔枝詩云海中仙人絳羅襦紅綃中單白玉膚又曰似開江珧斫玉柱更洗河魨烹腹腴注云予嘗食荔枝厚味高格兩絕果子無比惟江珧柱

河魨近之又云僕嘗問荔枝何所似或曰荔枝似龍眼客皆笑其陋荔枝實無所似也僕云荔枝似江珧柱應者憮然僕亦不辯此可謂善於比類者魏文帝以荔枝方之蒲桃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昔在鄴都食蒲桃甚美陳昭曰作何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何不言似荔枝藝苑雌黄亦云河魨腹脹而斑狀甚醜腹中有白曰訥有肝曰脂訥最甘肥吳人甚珍之目為西施乳東坡云腹腴者是也東坡在資善堂嘗與人談

河魨之美云也直一死其美可知其間子最毒能殺人次即眼與血在年前後土人目之須水至荻芽出時江東方有之梅聖俞詩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飛楊花河魨於此時貴不數魚蝦是也

東坡云菜之美者有吾鄉之巢故人巢元修嗜之余亦嗜之元修云使孔北海見當復云吾家菜耶因謂之元修菜東坡詩云彼美君家菜鋪田緑茸茸豆莢圓且小槐芽細而豐漢東人以豌豆苗為菜云蜀人以為漫頭

號巢菜以東坡詩求之良不誣今臨安人目之曰豆菜
連角子賣則知豌豆苗莢即巢菜也
嘉泰二年六月紹興府山陰農人闕地得古塼于黄閍
岡字十行云琅邪王獻之保母姓李名意如廣漢人也
在母家志行高秀歸王氏柔順恭懃善屬文能草書解
釋老旨趣年七十興寧三年歲在乙丑二月六日無疾
而（下闕十二字）望葬會稽（下闕九字）岡下殉以曲水小硯交螭方
壺樹雙松於墓上立貞石而志之悲夫後八百餘載知

獻之保母宮於茲土者尚（下闕二字）焉尚書李公大性伯和時持浙東憲節嘗見云硯色紫而潤後有晉獻之三字傍有永和二年硯後歸錢清王鐵家鐵好古三槐王氏後模得其本出以示予志字大小甚類蘭亭叙其間曲水會稽字尤逼肖筆力遒逸眞有父風或云乃近人僞為之有五驗葢集王字故大小不等一也書晉獻之而不著姓獻之決不若是二也婦人謂嫁曰歸既為人保母不當言歸復云志行高秀皆非學者語三也獻之非

善日者而云八百餘載四也古人墓塼文皆突起無刊字者五也以此推之良有理

南嶽有三衡山一也漢武南狩舒之灊山望祀後人因目灊為南嶽二也嘗之宜興有南嶽產茶云以吳孫皓時得名

福建市舶司常到諸國舶船　大食嘉令麻辣新條甘秠三佛齊國則有眞珠象牙犀角腦子乳香沉香煎香珊瑚琉璃瑪瑙玳瑁龜筒梔子香薔薇水龍涎等　眞

臘亦名眞里富三泊緑洋登流眉西棚羅斛蒲甘國則有金顏香等　渤泥國則有腦版　闍婆國多藥物　占城目麗木力千賓達儂胡麻巴洞新洲國則有夾煎佛囉安朋豐達囉啼達磨國則有木香　波斯蘭麻逸三嶼蒲哩嚊白蒲邇國則有吉貝布吉貝紗高麗國則有人參銅銀水銀綾布等大抵諸國產香畧同以上舶船候南風則回惟高麗北風方回凡乳香有揀香缾香分三等袋香分三等榻香黒榻水濕黒榻纒末如上諸國多

不見史傳惟市舶司有之

荆門軍圖經關將軍廟在當陽縣玉水山紹興初潭州人有得其印於水者二十有三年寺僧法源白於高使君得公牒之潭取之歸於寺其文為壽亭侯印四字方廣一寸有半其上有穿穿有環廣如其印又其上並二環各廣七分加其半以為之長色皆剛瑩異常銅環古所以佩也三十有二年艮齋謝先生自夷陵考試回嘗見之荆門太守王公録云余幼時侍先公為湖南提舉

常平時得觀之印方二寸餘細上有雙環濶可六七寸篆不古非漢魏間字體莫可推曉或云晉宋以下别有封壽亭侯者亦未可知予以慶元中因職事嘗於左藏封樁庫見之如其制又有關南司馬一印字皆作疊篆不知何時在左藏則是别有此二印也毗陵人張騊千里好古嘗云建炎二年六月復州寶相禪院因科修城木於三門前大樹下斸四尺餘得此印環上刻建安二十年壽亭侯印今環上却無此字又與荆門軍所載

不同

雲麓漫抄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雲麓漫抄卷六

宋　趙彦衛　撰

古人祭器以竹木為之傳曰大夫祭器不假爾雅曰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旊人為簋周禮四命受器鄭司農云受祭器為上大夫苟有功德則又得銘其祖考之功烈故銘欵多云敢對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所謂銘施於鼎彝者是也三代鼎匜有存至今皆大夫以上得受器者之所為宣和博古圖遂以聶崇義竹木之説為非

抑不思耳

紹興中有漁者得一石於淮狀如瓜於瓜瓣凸處有字屢鬻而不售淳熙十一年王仲行尚書守廬得之出以示予予曰乃新莽律權石字甚細篆體類詛楚文因為釋之曰律權石重四鈞黃帝初祖德闕于虞虞帝始祖德帀于新歲在大梁龍集戊辰戊辰直定天命有民工德受正號即眞改正建闕長壽隆崇同律度量衡闕當前闕龍在已巳歲次實沈初班天下方國永遵

子子孫孫享傳億年按漢書律歷志王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百餘人使羲和劉歆等典領條奏其權衡篇曰衡平也權重也衡所以任權均物平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為兩二十四銖也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王莽傳梓潼人哀章作銅匱述符命莽下書曰予以不德託于皇初祖考黃帝之後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敢不欽承以戊辰直定師古注於建除之次其日直定又資治通鑑莽

始初元年歲在戊辰明年攺元始建國歲在巳巳故其文有皇初祖黄帝始祖虞帝戊辰直定之語趙石勒十八年七月造建德殿得圓石狀如水碓銘曰律衡石重四鈞同律度量衡有辛氏造續咸議是王莽時物與此同其間有一兩字疑者闕之以俟博識之君子

辛應仲云婦翁陸少卿在襄陽修城得一碑字頗佳而父子同名曰靖出其墨本示予碑額書云大唐羅君墓誌文前復題云隋處士羅君夫人誌銘君諱靖字禮襄

陽廣昌人春秋三十有一隋仁壽四年五月終則羅君隋人也繼云夫人張氏年八十四龍朔二年六月終則夫人唐人也今題羅君曰唐夫人曰隋固已大謬碑乃靖之子紹嗣善佐所立而呼其父為君所書三代目靖為父又類巳所立碑故辛有父子同名之疑因知文章工拙初無古今

淳熙四年車駕幸太學建石經閣遂新兩學議者以舊像無福厚氣象合改塑既畢工始悟舊像無著處欲還

於富陽縣學武成王遷於殿前司廡下富陽縣中諸生不願易殿師亦以不便為詞時湯村新建東嶽行祠兩廊未有像設將遷焉已定送辭之儀行下臨安府具鼓吹學中士人襴幞送至關外予時為臨安幕屬以為駭俗且舊像經兩朝祭奠宜奉安首善閣諸公以為然議遂定自是繪像一變與古不同矣

漢大要以軍吏立國蕭曹起郡吏而為相自絳灌至申屠嘉皆向時椎埋狗竊之人至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

尊之徒非郡獄吏則卒史胥佐也治效皆顯著史册及公孫洪以儒闕

胥史耶

漢高祖詔守尉長吏善遇高爵惠帝令民得賣爵高后文帝賜天下民爵七年賜民爵户一級當為父後者爵一級景帝三年賜民爵一級四年五年又賜爵一級賜天下民為父後者爵可矣賜民爵户一級景帝三年間

三遷其爵苟有犯法不知當時守尉長吏何所施其治景帝於七國反後連年賜爵與高后之户一級同皆欲收人心殊非先王固結人心之實

金國每年賀正旦生辰遣使所過州縣日有頓盱眙鎮江平江赤岸有宴平江排辦司數

撑船當直防護鎗旗梢手火臺火把岸梢燈籠共用五千三百一十四人

防護禁軍一百三十二人鄞州替

捧船人二千六人
使副當直一百六十人
准備阻風添捧船一百五十人
旗鎗隊一百二十人
運使捧船二百九十六人
盱眙鎮江平江三押宴防護當直捧船一百五人
人使船梢手六十人
押進馬至鄭州十三人

沿流五巡尉火臺火把岸槔三千一百七十六人

火臺一千八百六十二座

燈籠四百七十一架

火把船九十八隻

接伴使副當直五十人

捧船二百四十人

遞馬船十隻

每程用帶毛角羊二千斤四程計八千斤

北果錢五百貫

御筵果桌十行行十二楪

食十三琖並雙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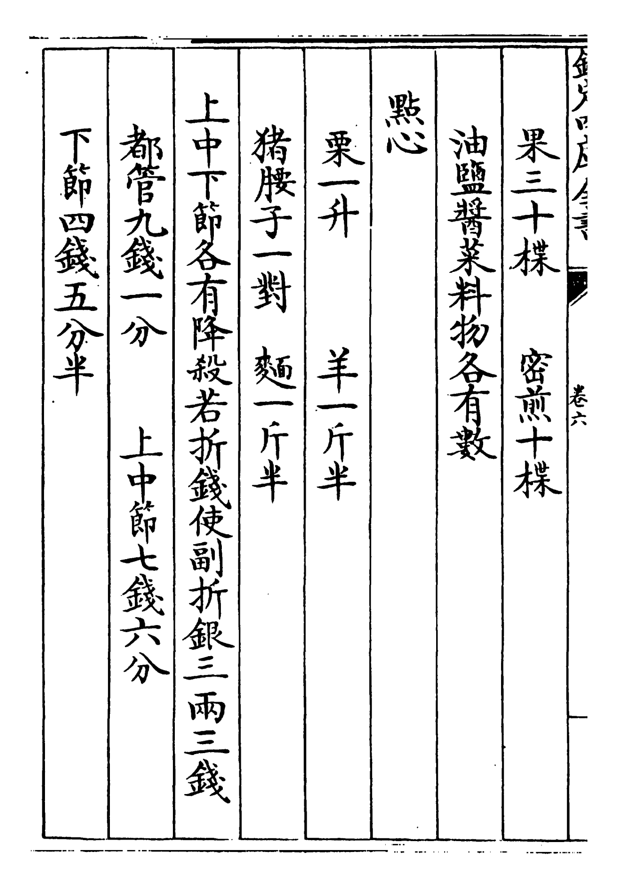
頓食使副每分

羊五斤　猪五斤　麵四斤

粳米五斤　雞一隻　鴨一隻

鯉四斤　油半斤　柴三十斤

炭二秤　四兩燭一對　酒一斗



果三十楪　蜜煎十楪

油鹽醬菜料物各有數

點心

栗一升　羊一斤半

猪腰子一對　麵一斤半

上中下節各有降殺若折錢使副折銀三兩三錢

都管九錢一分　上中節七錢六分

下節四錢五分半

御筵不坐折金七錢

姑蘇館批支一千五十六貫八百十五文

公使庫一千六百三十九貫四百五十八文

軍資庫八千七百六十七貫一百五十九文

凡賀正生辰來回程御筵頓食等每次用二萬貫共四萬貫他州亦不減此

唐科目至繁唐書志多不載或畧見於列傳今裒集於此

制科及第永徽三年　志烈秋霜顯慶三年　洞曉章程四年
材稱棟梁志標忠梗
政均卓魯字俗之化通高
安心畎畒力田之業夙彰
道德資身鄉閭共挹
養志丘園嘉遁之風載遠
材堪應募　學綜古今
茂材異行麟德元年　消聲幽藪

幽素乾封元年　詞贍文華

直言極諫　抱儒素光宅元年

韜鈐　詞標文莊

孝弟梗直天授二年　臨難不顧徇節寧邦長壽三年

長材廣度沈跡下寮證聖元年

文藝優長萬歲通文二年　絶倫

經邦聖歷三年　疾惡大足二年

龔黄　拔萃

賢才（神龍元年）　才膺管樂

才高位下　賢良方正

材堪經邦　孝悌廉謹

草澤遺才　宰臣

抱器懷能（景龍二年）　文學優長

茂才異行　藏器晦迹

文可以經邦（景雲元年）　文以經國

藏名負俗　懷才抱器

明三經通大義　抱一史知其本末
通三教宗旨究其精微
經國治人先天元年　藻思清華
道侔伊呂　才堪刺史
寄以宣風則能興化變俗
文章俊拔超越流輩
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開元二年
哲人奇士隱淪屠釣

良才異等　文儒異等

文史兼優　博學通議五年

文辭雅麗　武足安邊十五年

高才草澤沈淪自舉

才高未達沈迹下寮十七年

多才二十一年　宏詞超絕流輩二十二年

宏詞絕超羣類二十二年

王霸三十二年　知謀將帥

平判入等三十四年　國子明經

上書中書試同進士及第

文辭秀逸天寶元年　風雅古調四年

詞藻宏麗三年　樂道安貧大歷

文辭清麗建中元年　經學優深

高蹈丘園　軍謀

孝悌力田聞於鄉閭

超絶貞元元年　識洞韜畧堪任將帥

清廉守節政術可稱堪任縣令四年

書判拔萃元和元年　五經

開元禮　學究

律令　明習律令

才識兼茂明於體用

達於吏理可使從政

三禮二年　博通墳典達於教化

軍謀宏遠材任將帥

詳明政術可以理人

神童六年　寶黃十二年

處士十五年　山人長慶二年

日試百篇　道舉三年

日試萬言　長念九經寶曆二年

學究周易處士太和二年　草澤應制

三傳七年　三史

童子明經大中元年　明算

說者皆以嘉禮不野合古不墓祭春秋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自漢世祖令諸將出征拜墓以榮其鄉至唐開元詔許寒食上墓同拜掃禮沿襲至今遂有墓祭然是時有使子弟皂隸上墓而延親知者唐賢有甚不敬之嘆殊不知嘉禮不野合謂兩君相遇於境成事而退不講宴好非指祭禮也周家冢人有祭墓為尸之語則墓祭亦三代禮先賢嘗

言之
唐野史云貞觀中太宗嘗與魏徵論書徵奏曰王右軍昔在永和九年莫春之月修禊事於蘭亭酒酣書序時白雲先生降其室而歎息之此帖流傳至於智永右軍仍孫也為浮屠氏於越州雲門寺智永亡傳之弟子辯才上聞之即欲詔取之徵曰辯才寶此過於頭目未易遽索後因召至長安上作贋本出示以試之辯才曰右軍作此三百七十五字始夢天台子眞傳授筆訣以永

字為法此本乃後人模倣爾所恨臣所收眞蹟昔因隋亂以石函藏之本院兵火之餘求之不得上密遣使人搜訪但得智永千文而歸既而辯才託疾還山上乃夜祝於天是夜夢守殿神告以此帖尚存遂令西臺御史蕭翼持梁元帝畫山水圖大令書般若心經為餌賺取以進翼至越舍於靜林坊客舍著紗帽大袖布衫往謁辯才且誑以願從師出家遂留同處乃取山水圖并心經以遺之辯才曰此兩種料上方亦無之去歲上出蘭

亭模本唯老僧知其偽試將眞蹟晩秀才如何翼見之
佯為輕易且云此亦模本爾辯才曰葉公好龍見眞龍
而慴以子方之顧不虛也一日辯才持鉢城中擕翼以
往翼潛歸寺中紿守房童子以和尚令取淨巾遂竊蘭
亭及山水心經復回客舍方易服報觀察使至後亭召
辯才出詔示之辯才驚駭舉身仆地久之方甦翼日即
詣闕投進上焚香受之百僚稱賀拜翼獻書侯賜宅一
區錢幣有差及賜辯才米千斛二十萬錢上於内殿學

書不拾晝夜既成書以賜歐陽詢等張彦遠法書要録亦載劉餗嘉話云蘭亭序梁亂出在外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大建中獻之宣帝隋平陳因獻晉王王不之寶僧果從帝借搨及登極終不從索果師死後弟子辯才得之太宗為秦王因見搨本驚喜乃貴價市大王書蘭亭終不至後知在辯才處使蕭翼取得之武德四年入秦府貞觀十年乃搨十本以賜近臣後褚遂良請祕于昭陵又南部新書蘭亭者武德四年歐陽詢就越

祚求之始入秦府麻道至嵩教搨兩本一送辯才一王自收嵩私搨一本于時天下草創秦王雖親萬幾蘭亭不離肘腋及即位學之不倦至貞觀二十年褚遂良請入昭陵後得其模本耳尚書故實云太宗酷好法書有大王眞蹟三千六百紙率作一丈二尺為一軸寶惜者獨蘭亭為最置於座側朝夕觀覽嘗一日附耳語高宗曰吾千秋萬歲後與吾蘭亭將去也及奉諱之日用玉匣貯之藏於昭陵歐陽集古録世言眞本葬在昭陵唐

末之亂為溫韜所發其所藏書畫皆剔取其裝軸金玉
而棄之於是晉魏以來諸賢墨蹟復落人間李端叔跋
云貞觀中既得蘭亭上命供奉官搨書趙模韓道政馮
承素諸葛貞等各搨數本分賜皇太子諸王近臣而一
時能書如歐虞薛輩人皆臨搨相尚故蘭亭刻石流傳
數多嘗有類今所得獨定州本為最勝章敏公元發嘗
語人云慶歷中宋景文為定帥有游士攜此石走四方
最後死於定武營妓家伶人孟水清取以獻于宋愛而

不敢有留之公爷自是蘭亭傳天下此定本得石之始也至元豐中薛師正為帥始擕去其長子別留贗本上鑱損湍流帶右天五字為證然其親友猶於薛氏得舊本也大觀間其次子嗣昌始納之御府後因兵亂不知所在世人不悟寳鑱本為定武本或云第五行有僧字蓋是時捐本至多惟此僧永所藏為眞又云當其行間是僧權押縱後權字磨滅曾不知老之將至誤用僧字何子楚跋語云石晉之亂契丹自中原輦寳貨圖書至

眞定德光死漢祖起太原遂棄此石于中山慶歴中李學究者得之祕不示人韓忠獻守定武力求之乃埋石土中别刻本以獻李死其子始摹以售人後負官緡宋景文為帥出公帑代輸取石匣藏庫中非故舊莫得見熈寧中薛師正為守其子紹彭别刻本易歸長安大觀間詔取石龕置宣和殿丙午與岐陽石鼓俱載以北又云定武初得刻于殺狐林後置郡廨薛至定士大夫乞墨本者沓至薛惡模打有聲自刋别本留樵樓下多持

此以售求者蓋先後已二刻薛之子紹彭私又摹刻易元殺狐林本以歸欲以自別乃取殺狐林本湍流帶右天劉一二筆私以為記又謂定武本仰字如針眼殊字如蟹爪到字如丁形又云一本正肥是唐古今語蘭亭者不出此今人多惑野史之言殊不知最為謬按唐書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處置使至德三年改採訪為觀察處置太宗時焉得有觀察使一謬也又龍朔二年改門下省為東臺中書省為西臺太宗時焉得有

西臺御史二謬也三藏記云玄奘法師周游西宇十有七年唐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文凡六百五十部心經預焉右軍時焉得有心經其謬三也唐太宗一朝文字最為詳備所謂拜獻書儀與夫賜宅及百僚稱賀等不應史冊不載其謬四也蘭亭蓋是右軍適意書他日别書之終不及前豈有白雲先生天台子眞守殿神告等事其謬五也蕭翼為御史焉得潛出闗而朝野皆不知至與僧為侍人其謬六也太宗

開國之文君不應賺脱一僧而取翫好其謬七也觀其詞有賺取睍秀才皆浙人語必是會稽人撰此以神其事不可不知也

契丹用兵步騎車帳不從阡陌東西一槩而行大帳前及東西兩面差大首領三人各率萬騎分散遊奕百十里外交相巡邏謂之欄子馬主帥吹角為號衆即頓舍環繞穹廬以近及遠只折木梢屈之為三子鋪不設槍營塹柵之備或聞人聲斫寨皆不實也每軍行聽鼓三

伐不問昏晝一發便行未逢大敵不乘戰馬俟敵近即

競乘之所以戰蹄有力也其用兵之術成列而戰休兵

而乘之多伏兵斷糧道互相舉火饋餉自齎退敗無恥

散而復聚

請盟録載女直用兵之法戈為前行號曰硬軍人馬皆

全甲刃棓自副弓矢在後非在五十步内不射弓力不

過七斗箭鏃至六七寸形如鑿入不可出人攜不過百

枚其法什伍百皆有長伍長擊柝什長執旗百長挾鼓

千人将則旗幟金鼓悉備伍長戰死四人皆斬什長戰死伍長皆斬百長戰死什長皆斬能同負戰没之尸以歸者則得其家貲凡将軍皆自執旗衆視所向而趨之自卒帥至步卒皆自馭無從者軍行大會使人獻策主帥聽之有中者為特奬其事師還又會問有功者隨高下與之金人以為薄復增之

東坡有贈參寥子詩云著論窮天人千春祕麟閣長揖不受官拂衣歸林壑東坡所與交遊參寥乃僧也

戰國有四公子謂春申平原孟嘗信陵梁亦四公子大通中帝謙恭待士忽有四人來貌可七十鶉衣躡履入丹陽郡建康里行乞經年無人知帝居同泰寺講佛經僧瑳永安僧慥通會妙旨與之談論四人同謁二僧住口帝驚召入儀賢殿給湯沐帝問三教九流及漢朝舊事了如目前問其姓名一人曰姓蜀音攜名闖琛去聲一人曰姓歘音萬名杰音傑一人曰姓㱡音賾名䕼音湍一人曰姓仉音掌名晵音覩今朝無識者惟昭明太子識之四人喜揖昭

明如舊交目爲四公子
南朝有貢計館在建康縣東二里洲于岸上諸州府秀才選舉皆憩此館
六朝自石頭東至運署總二十四度皆浮航往來建康城外有朱雀航即今之浮橋是也今浙西臨流州縣目載行旅之舟謂之航船義或取此
所之名見於六朝永昌二年置檥所又有錢所天監中有刻漏所

爾雅曰山南曰陽水南曰陰故華陰山陰皆在山之北淮陰濟陰江陰皆在水之南

漢明帝夢金人而摩騰竺法始以白馬陁經入中國明帝處之鴻臚寺後造白馬寺居之取鴻臚寺之義隋曰道場唐曰寺本朝大曰寺次曰院在法寺有寺主郡有僧首總稱主首宣和三年禁稱主字改曰管勾院門同管勾院門事供養主作知事庵主作住持建炎初避御名改曰住持

班固才識不逮司馬遷遠甚於高祖紀見之史記第云高祖姓劉氏母媪蓋司馬漢臣不敢斥其君名班固為漢書盡用司馬遷舊文却云高祖諱邦字季意謂補其遺闕不知害義至於世系却當推究反不書祇於贊畧曰降及于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蓋太上皇父太公諱合言之亦從畧可見才識下於司馬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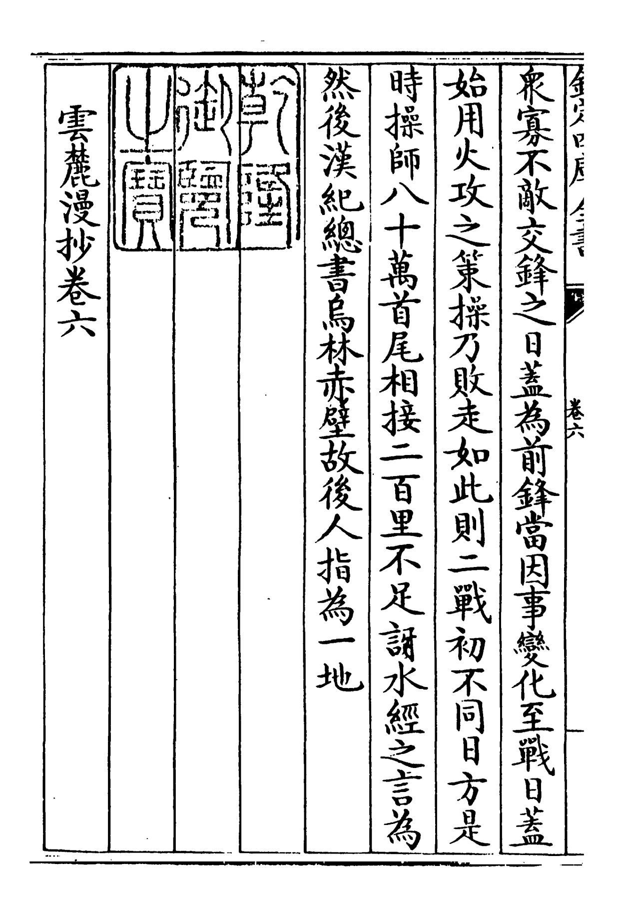
東坡黄州詞云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蓋疑其非也今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黄州嘉魚江夏惟江夏

合於史漢陽之說出於荆州記漢川之說葢亦赤壁草市今其近處亦有烏林唐漢陽圖經云赤壁又名烏林在汉州縣西八十里跨汉南北汉州即漢川據此二說相去不遠然曹操初敗赤壁再敗烏林赤壁烏林乃二地今指一地二名巳失之况曹操舟師自江陵順流而下周瑜自柴桑今江州泝流而上兩軍相遇於赤壁則赤壁當臨大江今臨嶂漢川皆非臨江處通典元和郡國志皆甞辨汉川謬則臨嶂謬亦可知黄州出於齊安拾遺以

赤鼻山為赤壁見水經以三江下口為夏口以武昌華容鎮為曹操敗走華容其說尤謬蓋周瑜自柴桑至樊口會劉備與備進軍逆操而後遇於赤壁則赤壁當在樊口之上今赤鼻止在鼻口對岸何待進軍而後遇又赤壁初戰操軍不利引次江北而後有烏林之敗則赤壁當在江南岸今赤鼻乃在江北岸亦非也又曹操既敗自華容道走保南郡漢南郡今江陵華容監利石首武昌華容豈走南郡路嘉魚之說唐章懷太子注東漢劉

表傳云赤壁山名也在今鄂州蕭圻通典引括地志亦同元和郡縣志則云赤壁山在蒲圻縣一二十里北岸烏林與赤壁相對即周瑜用黃蓋策焚曹公舟船敗走處唐蒲圻臨江今析為嘉魚故說者據之而指今石頭口為地然石頭口初未嘗以赤壁名而嘉魚縣圖經亦云此地無赤壁考之水經則不然水經云江水源流至今巴陵之下云江水左逕止烏林江水東注凡水經言左者皆北岸右者皆南岸鄺道元注云村居也吳黃蓋敗魏武於烏林即是處

又云江水至今漢陽界云江水左逕百人山南酈道元注云右逕赤壁山昔周瑜與黄蓋詐魏武大軍所起處據此則赤壁烏林相去二百餘里元和志所指烏林已與此合而赤壁則不同今漢陽百人山對岸大江中有赤磯者在江夏縣境江圖謂之赤圻為江夏之説者曰此即道元所指也曰磯曰圻者壁之誤耳嘗以為烏林赤壁二戰相繼烏林之捷又自赤壁始不應兩地懸絶如此及觀江表志赤壁敗後黄蓋與操詐降書紿操以



衆寡不敵交鋒之日蓋為前鋒當因事變化至戰日蓋始用火攻之策操乃敗走如此則二戰初不同日方是時操師八十萬首尾相接二百里不足謂水經之言為然後漢紀總書烏林赤壁故後人指為一地

雲麓漫抄卷六